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周雲翩

經部一

易類

兒易內儀以目録

卷一

臣等謹案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明倪元璐撰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户部尚書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崇禎甲申殉國難

世祖章皇帝賜謚文正是書內儀專以大象釋經每卦列卦爻辭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象俱有以字以之為言用也故以名書外儀則有原始正言能事盡利曲成申命六目而又

別為小目以紀之皆取繫辭中字義名篇篇各有圖朱彞尊經義考曰倪氏元璐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內儀之下無以字然此編為當時刋本寔有以字則經義考誤脫也其名兒易者蔣雯階謂公作兒易兒者姓也攷說文倪兒本二字而漢書兒寛傳兒與倪同則是古字原可通用然考元璐自序實作孩始之義其文甚明則雯階不免於附會萬

歷中紫溪蘇濬已先有兒易豈亦寓姓乎元璐是書作於明運阽危之日故其說大抵憂時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盡為經義之所有然易興於中古作易者有憂患其書不盡言其言不盡意而引伸觸類其理要無所不包春秋繁露所言不盡比附春秋而儒者至今尊用之為其大義與春秋相發明也元璐此書可作是觀蓋與黃道周三易洞璣等九

書同為依理立訓者其人足並傳其言亦足並傳必以章句訓詁核其離合則細矣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兒易內儀以原序

漢人說易舌本強撅似兒彊解事者宋人剔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彊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古今詿讖多出兒口即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矣夫易固貴兒所以藏身大藏藏筮小藏藏兒筮亦聖人兒天下也天下甚危之言以為兒為之則可無禍屯之次乾坤此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惟兒足支難耳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崇

禎辛巳夏五月倪元璐序

兒易內儀以說

三聖人之易斷於仲尼三聖人治體仲尼治用治體握規治用握矩文周以前人皆任質明量取乎易者槩必君子故貴以其圓神命易使人知化至于衰周權智日出苟使易兩在遷流則大賢大奸共用易矣大賢大奸共用易即必有非易之易起而亂易者仲尼懼夫圓神敗易故尊典常矩易使方分設六十四者卦執一德循能責用猶官畔然故大象之曰以者言乎其用也仲尼

用易如丹制汞使就財實用豫治樂豫盡卦皆歸樂用革治歷革盡卦皆歸歷用師萃治兵師萃盡卦皆歸兵用噬賁豐旅治刑法噬賁豐旅盡卦皆歸刑法仲尼之使易也器之易之應之猶響也觀其周綜卦德博串彖文疑有神靈通乎夢見此繇仲尼制思微密誠察而其詞體要執術馭蹊斷以數言包囊全卦譬畧一寸猶攝千里夫子之文章其才大力多然也我不敢知曰文周所謀定由斯義而自仲尼用之何容文周不為此謀乎

是故學易者不可以不明大象離象求易即力竭而思不得盡矣夫易者千世學者之所聚爭也聚千世之材爭立一易寧有正易乎而又以抵程朱之巇為有罪令取諸仲尼之義明不敢自用才萬或文周討叛仲尼必為之辭而挾仲尼令程朱程朱俛首矣是故其道得明而易行也

兒易內儀以或問

或問原始之謀宜尊卦德今多脫屑不費推尋是則包犧無所發義也曰卦之為德攬象已章研串營綜程朱為盡本援象旨以昭卦情既使羲尼通其繩貫不宜又參擬議取諸駢枝夫毀所已工矜其未及是妄人也僕何敢焉

或問彖傳明卦小象中爻遺此二者譬則車無輔轂或有不合何以行之曰仲尼以彖傳存凡象爻取別凡虛

而攝別細而分大傳中權源通流滙握蛇得寸餘無可求循義求之亦何不合茍知靜會即得玄通當所迂游彌為切洽爾

或問吉亨貞利是曰嘉徵咎悔厲凶斯明禍應義類致一無可遷流今各為詞則占者失據矣曰八者之立非必占也吉云君子凶即小人悔亡考衷无咎補過隨文立義詎有定辭如晉六五先陳悔亡後發其義又萃九四空稱大吉不白所由占以應事豈有未事先占事以

發占何為有占无事斯知八言道廣非可扶繩

或問文王作彖周公陳爻彖爻相生即猶父子今先徵爻義後及彖文斯已倒行為迷支本曰卦必尊上畫必親初祖以其尊而遡祥居後禰以其近而追崇處先今以仲尼上求三世先其近者宜始自爻茍越爻求彖是猶舍麓趨巔倒行在兹不在彼矣

右四則

或問

兒易內儀以卷一

明 倪元璐 撰

乾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儀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者何也仲尼見乾象象之辭皆為進德修業而設學問始事以不自用為功繇其氣志未發無可據持是為潛龍勿用也繼此聰明漸出龍蠕欲見凡道高遠皆見端卑邇故曰在田其志必求得乎大人之學而庶幾過之故曰利見大人繇此致功朝乾夕惕掾慮艱危以求塞咎又繇此上達躍在淵矣龍與淵漸時至自躍耳

於是窮際詣極飛而在天以大見其學致其身於大人也二之大人在人而已利見之五之大人在已而人利見之如此則可謂自強道成名立者矣顧其求道之深懼乎矜負為累故不見高見亢不形喜形悔自視其學凡諸備美皆為未極不足尊尚此為見羣龍无首也首尾無端終則又始乾乾惕惕莫知所底安得息乎莫強於龍見无首故知不息也文王曰元亨利貞元亨利者自強也貞者

不息也周公亦猶因彖發文耳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貞

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儀曰厚德載物者何也此仲尼觀象之審也凡厚必以薄為基霜凝而冰薄積而堅漸趨厚也地厚德盛直者如矢方者猶輿大者為塗此皆因性之利不假功能溥博如天出乎自然若乃弢光不耀居勞避成守口矯輕補過逃咎其為色也辭玄取黄其在體也辭衣取裳篤順致恭委身利用如此者德甚厚盛或懼其出於陰柔也夫苟周公之取乎坤德者以其陰柔則仲尼言地不曰地勢言德

亦不曰載物勢則其氣載載則其力也是故不獨乾德龍坤德亦龍也健而能戰戰者法制教令銷萌禁非董之用威血流取創顧以其戰不于朝亦不于國亦不于疆圉郊牧曠遠神行其間使民由之不必知見又其血色不正赤而玄黄玄黄者天地之色如此此即是兩間元氣非血也雖甚威行無傷其厚故可以永貞載物不墜也進而求之維文王之見亦猶此耳彖曰利牝馬之貞馬載物者也牝

順歸厚曰主利惠及物也曰先迷後得盛德若愚

卒不失道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坤也東

北艮也為地卑坦不為山崇險豈非厚乎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貞

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

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儀曰君子以經綸者何仲尼見屯象象皆用人理財發號施令之事故言之何言乎用人也初曰磐桓利居貞猶曰徐之無動也處屯閉塞百無利者惟利立賢耳邅如猶磐桓也乘馬班如班如者言有行列此禮賢之儀詩曰良馬四之良馬五之天

地閉賢人隱當是之時天子所不得臣者三女貞不字者一也莫為之容如鹿无虞槁林中者二也辟色見幾作而舍去者三也然君子以為此由在我未嘗誠求苟誠求之烏必無應者乎華野承聘渭濱同歸幣徃車來婚媾之美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得賢樹藩徃无不利經綸之大者也何言乎理財財有宜生財有宜散屯膏小貞積貯為功故吉也詩曰迺積迺倉屯膏大貞掊克召禍故凶

也詩曰如賈三倍生財之道有利無禍是亦經綸也何言乎發號施令也禹湯罪己義激萬方輪臺奉天亦以救敗乘馬班如者馳使四出也詩曰我馬維騏泣血漣如者哀悔誠告也詩曰王曰於呼激世之權以虛制實是亦經綸也聖王之制經綸握簡務急三者而已急又有急歸乎用人故彖惟曰建侯也勿用有攸往亦猶曰磐桓也元亨利貞以乾全德予之益其重耳不曰用賢曰建侯此明周

祚之延八百封建之功而唐之大憂不繫藩鎮藩鎮強而唐存藩鎮弱而唐亡也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儀曰果行育德者何此以初言發蒙發者啓辭也

威立法行後乃脫梏果之義也二曰包蒙包者優

辭也納婦著和子克家著順育之義也上曰擊蒙

擊厲而銳視猶強寇果之義也五曰童蒙童愍而

通與為嬰兒育之義也而其間三曰勿用取女見

金夫不有躬以利墮行失在不果也四曰困蒙吝

拘廹過苦失在不育也其在彖曰初筮告秉其專

敬則急應之亦為果行也再三瀆瀆則不告以其

蹤數則静需之亦為育德也是故古聖人之治蒙

者伊尹周公是也伊尹之訓嗣王也其辭厲曰予

不狎于不順是為知果行者也周公之誨孺子也

其旨和曰永觀朕子懷德是為知育德者也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

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儀曰飲食宴樂不可以著敎仲尼觀于需之象象而悟其事亦敎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今夫郊野至曠而可以同人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麗澤為悅而可以取友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需于郊者僻處而可恒也需于沙者近險而無懼也

君子宴樂必有其地焉其所畏者泥耳泥必致寇詩曰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是故泥者宴樂之災也大烹雖費而可以養賢詩曰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壺飧雖微而可以得士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嘉會而陳八簋禮正故吉也入穴而敬三人義至亦吉也君子飲食必有其道焉其所惡者血耳血必自穴詩曰曰余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是故血者飲食之禍也由此觀之君子未有厭飲食宴樂

者君子節飲食不樂宴遊皆為泥與血言之故曰
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此亦言乎飲食宴樂之
事苟其情孚道光義美禮正不為其泥與血者又
何險之慮乎聖人尊俎以折衝游休以彌性飲食
宴樂則無大川是故郊涉酒食泥血六者不可不
辨也卷阿滮沮郊之與涉也畋洛表十旬不返泥
也鹿鳴魚麗酒食也我用沉酗于酒血也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儀曰違行者天健水柔以健始而以柔終故以之謀始謀始者言但可有始不當有終也夫子何故

言之此以初之不永所事二之不克訟歸逋三之食舊德從事无成四之不克訟安貞五之元吉上之終褫皆為慎始憚終者也夫訟之為事也何宜可永不永則其言小而終吉不克訟者克猶勝也訟不求勝而逃之猶冀保其家族耳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也享常安素不戰而守故曰食舊德貞雖危終吉訟者束身而聽王之命故曰或從王事曰无成者幸其无成也不終訟則還其正是能

變其鴟義轉危即安故為復即命渝安貞而吉元者始也始吉以其不終凶五者之于訟皆有始无終故皆得吉也若夫終訟者之情不過以訟勝為榮以訟勝為榮雖榮必辱故為錫鞶帶而三褫也由此觀之天下之道始必有終惟訟所謀獨宜始耳彖曰有孚窒惕中吉終凶此言慎始者吉窮終者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猶虞芮質成以見大人為利而終于交讓而退不終訟而犯險也昔

者先王之制刑期于無刑敎戰期于不戰凡其威克猛起之情皆聚于始固不欲其有終耳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彖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儀曰容民畜衆者何此仲尼以師之器毒而見卦
象所陳皆不窮戰之事故不欲後世用之攻擊虔
劉而用之容畜曰以容民畜衆也師出以律否臧
凶者此如詩之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又曰我服
既成于三十里出不妨農行不疲衆葢真有律之
師律者所以容畜也不以律則必騷民衆故不臧
而凶也在師中吉者此如詩之曰言念君子温其
在邑師不四掠而中處在邑不著威著温是所容

畜者多也王三錫命者此如詩之曰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宣王之錫召虎為其疆理旬宣能容畜其民衆而錫之不以其滔滔洸洸錫之也師或輿尸凶者此如詩之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盍為不愛其民衆而輕敺之死地聖人之所惡者也師左次无咎者此如詩之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太公避狄不戰而徙皆為民衆也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

者此如詩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長子也薄伐者執言獘罪而已不必窮蹙以殃民衆也弟子輿尸貞凶者此如詩之曰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不用舊德而用弟子以致喪師蹙國棄其民衆也是故有王者起無論創業開國守成承家其所著令必錫師中而黜弟子弟子者小人也由此觀之師何可以不屬丈人乎哉丈人者老成持重之稱

趙充國曰無踰老成金城之役辛武賢執戰充國執屯戰不容民屯以畜衆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儀曰建萬國親諸侯者何凡封建懷柔道先自治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此言存誠内治積功中強始于正己終于求輔他者對我而言有我必有他有天子必有諸侯也比之自内者内諸侯也書曰甸服是也曰外比之者外諸侯也書曰侯服綏服是也比之匪人者九州之外蠻夷之治入于非人書曰要服荒服是也所謂建萬國之義明矣古者天子因會同而田獵此親諸侯

之事車攻親諸侯之詩也其曰駕彼四牡四牡奕
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此猶言顯比也其曰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此猶言王用三驅也其曰大庖不
盈猶言失前禽也其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猶言邑人不誡吉也仲尼之曰親
諸侯取諸此矣然又曰比之无首凶者此周公前
知之道後周公二百五十年幽王嬖褒姒舉燧火
以戲諸侯諸侯叛之犬戎入犯身死驪山无首之

占也狎而戲之非比之道宜承其禍此猶書次秦誓以明秦必代周詩序車鄰以明亡秦必寺人也此不獨周公知之文王亦知之也曰不寧方來者封建千八百國而天下歸心文王前知武王之事曰後夫凶者即為驪山後至而國遷文王亦前知幽王之事也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儀曰懿文德者何此以卦德所取僅為餙其小德以美聽觀傳曰威儀文辭之類仲尼又玩夫彖象之文則愈知之也初曰復自道何其咎復自道者猶云道其所道一節可見非必經緯之文然亦足

美也二曰牽復者猶云進止常度不失尺寸不無拘牽而不離其正也三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者輿衛不閑忿戾相加皆為蕩儀失容文德之所不出也四曰血去惕出者血去則外無染污惕出則中無拘畏潔清妻蛇文之懿也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者雖守繩斤斤而足以表俗華物也上曰既雨既處方雨即止不傷其齊也尚德載則非脫輻也婦貞則不反目也月幾望者其華可悅也然其

道可以守已而不可以徧物故曰君子征凶彖曰密雲不雨猶曰既雨既處也自我西郊猶曰君子征凶也雲不降雨文不成澤郊拘其墟行不及遠是亦彖乎威儀文辭之細者而言之故曰小畜也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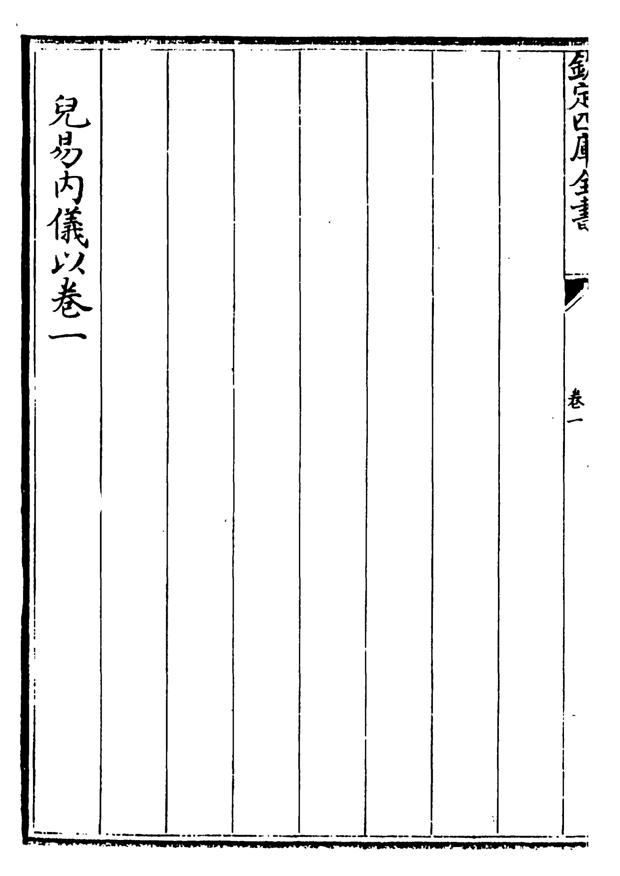
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儀曰辨上下定民志者其義在履之象爻為甚設也夫初民也二士也閭巷徒步素位而行守道樂天幽人之事言乎在下則有然者也三者大臣之下士民之上直哉如夫以致其身眇能視者雖不足明而不敢托盲不視跛能履者雖不足行而不敢稱蹇不履猶言鞠躬盡瘁者也履虎取咥雖凶

不顧以其武人上扶大君武人者剛介之稱為者言志所向護故曰為于有若黨助之者夫子為衛君乎是也四大臣也一人下之百辟上之其行取危故曰履虎尾其術取巽故曰愬愬伊衛姬宰秉剛能懼貞而禮也五君也尊無上矣乾健致决是為夬履由此而觀上辨其上下辨其下上下之間辨乎上下之間此其位定而分明也以此示民曷敢越厥志乎故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視者觀聽

不迷履者率履不越考祥者猶書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蓋云天澤之分明于國而庶民之秀者能明
其道而用之于家則亦平康而協吉也其旋猶言
星共旋繞歸向衆志不揺故曰元吉也此在六爻
備陳上下之義而彖但扼中而立其辨曰履虎尾
猶曰敢犯此言乎下之義也曰不咥人亨猶曰能
容此言乎上之德也上下既辨民于是知下宜忠
上上宜容下而其志定于親上終事而不惑矣



兒易內儀以卷一

兒易內儀以卷二

明 倪元璐 撰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儀曰先王聖人君子專稱也后槩稱也使時王不得辭耳財成輔相左右民者何此言泰交之事取諸周公之繫爻者也今夫泰交之隆極于堯舜堯獨憂舉舜舜相堯舉五臣治水掌火播種弼敎明刑皆財成輔相天地之事左右其民之謀五臣一

人不升即一事廢拔茅茹彚固為始義也夫財成者制過也輔相者扶不及也今曰包荒又曰馮河馮河言勇是用制也包荒明量是用扶也曰不遐遺又曰朋亡朋亡决私亦用制也不遐遺周物亦用扶也如此則無過不及尚于中行財成輔相左右民之事其又在此也平者陂之亦用制也往者復之亦用扶也艱以持險亦用制也貞以崇正亦用扶也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道孚于民而衆享其

休財成輔相左右民之事又在于此也翩翩者捷于從衆不自富而以與其隣此爲制富之過扶貧不及以與民同利帝乙尚賢王姬下嫁此爲制尊之過扶卑不及以與民相親于是覩城隍之反復慮泰運之難終毋敢興師動衆惟務申嚴號令遠猶辰告制殺之過扶德不及使民向方財成輔相左右民之事其又在此也其在彖曰小往大來小慮其過也利用財成大慮其不及也利用輔相使

民皆知貴陽賤陰以此掖民是亦與彖同義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儀曰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者何由知之葢爻曰

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當否方交君子雖道消而其朋未喪茅茹以其彚此即泰之徒也惟泰征而得以有為此貞而惟宜固守是為儉德包承包羞者即泰之包荒但泰權在君子包明其量故曰荒荒之為言大也否權在小人包失其勢故曰承承之為言聽也泰之曰包我不屑治之耳小人見掩故曰荒否之曰包雖欲不包不可得也君子見耻故曰羞德儉至此以辟難也辟難而已豈以干禄

乎雖小人欲禄君子君子必曰有命也其心僅求无咎不欲處富貴疇言其類也葢謂茅茹諸君子離祉言與祉離是為不可榮以禄也君子不可榮以禄曷為而辟難此知君子非為苟免而已也固欲以道召聲類以術制小人而反否為泰耳所以終頼之以休否而向曰小人吉者今仍歸吉大人轉亡為存有苞桑之固終頼之以傾否而先之大人否者後乃有喜陰往陽來還小大之常休者否

于是乎其已也傾者反而之泰之辭也茍使君子不儉德則難必及之何能留其身以有為茍使君子可榮以祿則淪胥以敗又何能振其身以制小人之命乎讀彖辭而知匪人之世君子誠宜審其勢會以處此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

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儀曰類族辨物者初之于門二之于宗上之于郊
是其類族者也三之伏戎四之乘墉五之師克是
其辨物者也門者聚室宗者合屬郊者成都族序
而類也戎者非類攻者殊謀克者異勢物昭而辨
也族之類也類之中又有類故自其同者而觀之

門宗郊之曰同人也自其不同者而觀之門不同宗宗不同郊類而又辨也物之辨也辨之中有不辨故自其不同者而觀之我師彼戎之為異物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升亦不興乘亦不攻號亦可笑克亦可遇辨而又類也故彖括而曰同人于野野之于郊類也野之于門宗辨也利涉大川者此為類族言之其族之盛相扶以濟何憂險乎利君子貞者此為辨物言之其道之正不為茍同何憂敗

乎

大有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儀曰曷言乎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仲尼以文之

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者是言不交害道之人則无有咎以艱貞之德治小人則亦无咎葢為過惡言之也又以爻之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者是言尚德之載君子得與賢者道行世通才出葢為揚善言之也又以爻之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勿克者是言公者助理天下此為善者小人為惡享者揚之弗克者遏之葢為遏惡揚善蕪言之也又以爻之曰匪其彭无咎者是言履盛不驕有所

承順曰厥孚交如威如吉者是言誠信通格畏天之威此二爻葢為順天言之也又以爻之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是言天命有歸榮懐安美葢為休命言之也仲尼又以彖無他詞惟曰元亨者是以元者善之長為揚善言之而遏惡可知亨者嘉之會為休命言之而順天已見也

謙

謙亨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

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儀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蓋言聚道之多以益物之寡稱物之宜而輕重布之不失平耳析言之何言乎裒多益寡也仲尼見謙初之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者謙之又謙是為聚也德之不厭多

者謙數之寡有者吉以謙積謙以謙召福聚德至盛化險為夷裒益之義也鳴謙者著敎也周公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周公不敢曰已有徽言曰受諸人也聚謙于已而以其道子孺子周公之道多于孺子益孺子寡也勞謙者著功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不敢曰予既治之曰乃之休也聚謙于已而以其功予皋陶帝舜之功多于皋陶益皋陶寡也无不利撝

謙者積謙崇盈撝以予人無不得益者也何言乎稱物平施也仲尼以為謙之為義非一虛己可得而盡夫物不同量也禮讓之亦謙義制之亦謙故曰鳴謙曰勞謙曰撝謙者此因物之道勝或其勢微而施之也若夫強梗之徒昧亂之國謙謙之君子即仁者也必亦有勇故有直任君師無所顧避不假隣衆殺伐用張者六五是也其辭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有自承過罪動悔慼德口

無亢辭勝兵日出者上六是也其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行謙之道而可以興師伐國此亦因物之必以征誅得正稱其暴亂而施之以是稱平其謙一也彖曰謙亨君子有終夫苟不損己益人權多量寡因物作準隨施取平謙之為道何能致通利行終身守之而無斃乎

豫

豫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
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儀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仲尼取
之而觀夫周公六象之詞無不為戛擊搏拊言之
也初六鳴豫六二介石六三盱豫皆言作樂也九
四由豫言崇德也亦言享祀也六五貞疾上六冥

豫皆言薦帝配祖也何以知其然也記曰樂由中出故静令曰鳴豫流辟邪散召亂致亡故凶也書曰八音克諧令孤主石有辨無和粗厲猛起則亦不可以終日也記曰優侏儒獶雜子女此以蠱目蠱觀謂之盱豫宜悔而遲悔則其後悔益大也凡若此者皆為姦聲非以崇德崇德莫如由豫由豫者如記之曰本之情性合生氣之和者是也以其有得于心不言而信故曰大有得勿疑是可以觀

德也朋盍簪者詩曰駿奔走在廟又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助祭之朋萃衣冠于郊廟祭之事也貞疾恒不死者貞正也疾速也文王配帝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言貞也后稷配天之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此言疾也自其作樂而言之凡郊天之樂圜鍾為宫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氣之正配此為貞也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道之幽通此為疾也以是

薦帝配之祖考是所以不死其祖考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故曰恒不死也于是而冥豫成矣帝曰玄冥也祖曰幽冥也豫取諸冥始知嗚不可盱亦不可也天神協和能使氣移變災疢不作故曰有渝无咎也由此而觀文王之曰利建侯行師者亦其義爾微子之命曰惟稽古崇德象賢是則建侯亦為崇德也武成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是則行師亦為崇德也彤弓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禮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則建侯行師亦關作樂也頌曰建爾元子俾侯于東既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雅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既而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則建侯行師亦關享祀也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

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儀曰嚮晦入宴息者取諸隨時為義也嚮明出治嚮晦即入宴息故曰隨也隨六爻兼有明晦之二象而其義歸于宴息靜為動君耳曰官有渝又曰出門交有功官者官骸也耳目手足明動晦息官渝而吉者此以出門為嚮明之時此時交物可與

有功而晦則不然係小子失丈夫係丈夫失小子者此言係即非隨此亦在于向明之時有失有得而晦又不然隨而有獲者求人而遂有孚在道者途遇而合此亦以嚮明故无咎而晦又不然晦入宴息默默漆漆居玄領寂循中守宅無得無失何求何獲天全道洽嘉美自適故曰孚于嘉吉也拘係之乃從維之者此言宴息之象嵗閟凝結有若拘持而不知其神冥通孚玄合漠靜定之極交于

神明故曰王用享于西山也由此觀之明不如晦動不如息明矣彖故以乾之全德予之曰元亨利貞葢言維玄維默道之根宗貞元相環非有區際此即乾體以無容有者也然美備矣而又著其辭曰无咎以其境深理尊譽所不處惟不見有咎耳元亨利貞適可无咎此四言者非譽辭也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

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儀曰振民育德者具于文之幹蠱高尚茍以幹蠱為新世而曰振民高尚為潔身而曰育德此非易之義也易之為道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不伐者以其不自名化者以其無迹今夫前人已壞革而

新之振民之至也然必揭揭焉使前人見過君子又以為傷德今幹父之蠱即歸功于父曰是其父有子也即為父釋過曰其考何咎也使前人化厲為吉者育德之至也以此推之亦有幹母之蠱不以正而以權如曲逆之于吕后梁公之于則天以不可貞為其貞者也亦有幹父之蠱雖小有悔而无大咎如元祐之改新法曰此安石惠卿所為非先帝意雖不無改父之嫌而不失繼志之義也亦

有裕父之蠱如云三年無改父之道非不當改或可不急則寛處之以待三年有靳惜之意不遽死親者也亦有幹父之蠱用譽如禹以葢懲而有天下卒配鯀于天終夏之世皆頌鯀也外振其民内育其德君子處蠱之世幹其蠱之可得而幹者其道如此茍其蠱極不可得為則龍潛于淵憂則違之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振民莫我知也夫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是亦育德振民所以作始育德所以致通二者之學無論飛潛可以濟險者也故彖曰元亨又曰利涉大川其曰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更新所以興民丁寧所以勤德又辛于行為金金義制銳決所以振也丁于行為火火禮盛長養所以育也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

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儀曰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者葢言臨也禮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書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凡敎與保民之事歸之者皆為臨也仲尼以臨六象為敎思容保者何所取之取敎于其

貞取保于其悔也貞三爻在下故以師道予之悔三爻在上故以君道予之也凡敎所由廢以其扞格故宜有以感之之鳴叩相發之曰感也其始感之以正以端其向故曰咸臨貞吉其既感之以利使知好之故曰咸臨吉无不利其終不言感而神理融流不必曰有利不必曰无憂惟見甘也亦不必曰有得无咎而已此教之成也故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以此三者徵其敎思以其有始有卒

故曰敎思無窮也凡保民之道貴與民習以身親之又則周知之又則慎固之習親之者至乎其地巡狩陟方問民疾苦先之勞之旣所身經復何尤悔故曰至臨无咎周知之者不任已任人不使力使智飛耳長目洞幽徹遐以其握簡居要為明治體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篤厚慎固之者盛德至善久道化成金石之貞不可移拔譬土安重使人重遷故曰敦臨吉以此三者知其容保以其慎終

如始故曰容保民无疆也進而求之彖曰元亨利貞敎養之成備此四德又亨利日出貞元相循无窮无疆之義也八月有凶者數敎御衆皆必以寛八月于卦為兑金盛執殺月令以其時申嚴百刑聖人固不欲使夏楚窮威劓刖為治也又君師之任皆貴扶陽八月陰始過涉懼其以此敗敎害仁故曰凶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儀曰省方觀民設教者何天子適於諸侯曰廵狩無非事者觀民者審其風俗設教者施其政令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者此言風之樸茂可以砥澆

氓之蚩蚩有若童穉雖非君子之儀亦小人所以寡過者也闚觀利女貞者此言俗之貞廉可以坊淫惴惴小心守若處女雖非丈夫之槩亦吉士所以無誘者也觀乎其淳而澆可見觀乎其貞則淫可知觀我生進退者先王觀此民俗而因以進退崇抑其間教之所由設也于是升其民之秀者使觀國光而賓興之典行焉周禮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觀我生

君子者此言教行而多君子其自上與之猶夫自我生之者也周禮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觀其生君子无咎者此言民習教而皆知貴尚其君子其民自興舉之猶其自生者也周禮使興賢者出使長之使興能者入使治之皆為民自興舉其賢能者是也凡若此者葢由天子一省方而教行民化不煩久道譬諸祭者方當始盥未及陳薦而顒若之誠已成孚契以此觀之天子

亦烏可以深居高拱者乎

兒易内儀以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兒易内儀以卷三至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周雲翢

兒易內儀以卷三

明　倪元璐　撰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儀曰口噬齒合則嚙物致决故用之以明罰勑法

凡易之言刑者五賁曰無敢折獄豐曰折獄致刑

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曰議獄緩死無敢

折獄者言刑措也折獄致刑者言斷决也明慎不

留者言無滯獄也議獄緩死者言矜恤也明罰勑

法者言五罰五刑著為律令也四卦皆曰君子噬

嗑獨稱先王者此以斷獄歸才立法循典原本古

初非後王之智可得為也凡閱實則有五刑疑赦則有五罰六爻之著易之三章也屨校滅趾者刵之屬也噬膚滅鼻者劓之屬也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者墨宮之屬也何校滅耳大辟之屬也是之為五刑得金矢得黃金者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舜典金作贖刑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之為五罰五罰之曰明罰也五刑之曰勑法也贖罰有五易獨二者穆王之寛不及周公之正也五刑之中剕劓差輕大辟為極輕可不原極不聽贖乾胏乾肉以象求之殆是宮刑宮至絶嗣小輕于辟大甚于墨剕劓生死之疑獨宜贖耳噬胏噬肉矢金救戕遇難能免故曰利艱貞吉曰貞吉无咎滅趾滅鼻戕矢猶曰无咎腊肉遇毒以象求之

殆為墨辟以肉麗面為攝全體故取諸腊腊者全體骨為之也以點涅之故曰遇毒小吝而猶曰无咎此四者聖人幸其不次冀其補過至于大辟滅耳則无望矣故曰凶也治獄之道勿辟勿宥咸中有慶罰以求通法以明利亨利用獄斯之謂與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

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儀曰明庶政無敢折獄者葢言政明則刑自措雖有法吏無敢施其折獄之能使天下不畏法吏而法吏畏名義鬼神斯眞文明之象故歸之賁也仲尼既明卦德又審爻占初之賁其趾舍車而徒者猶詩之曰予曰有奔奏也行人之官駪駪靡及天

子采風問俗周知天下必取諸此也二之賁其須者猶詩之曰猗嗟變兮清揚婉兮鬒眉飾外而可觀禮儀之事吉凶軍賓嘉之燦者也三之賁如濡如永貞吉者猶詩之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澤下民沾曁永世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艱厄凶荒惠政之大者也四之賁如皤如者皤白色也兵於色為白白馬翰如者猶詩之曰四牡騑騑匪寇婚媾者猶詩之曰我徂維求定夏官司馬馬

量三物建軍五兵是其政也五之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者猶詩之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戔戔者虞翻曰委積或曰顯見也玄纁禮賢太宰之職八統之一曰禮賓者是也賁政之明賁若艸木内治本計非為飾也故上曰白賁无咎猶詩之曰素以為絢兮也無政不舉而獨無折獄刑名之事由其時天子尚德緩刑而其下不敢以擊斷為功并無明平之可舉耳此知刑獄者文治之所擯也故彖曰

賁亨小利有攸往政明故亨獄清故利攸往君子道通而小人亦有所措其手足以為文則莫文于此矣

剝

剝不利有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儀曰上以厚下安宅者下之不厚宅何能安夫物之剝者多矣而致專于牀者葢君子觀乎在床而知陰之剝陽也陰之剝陽由陽昵陰故循漸稱之初剝牀足剝于是乎始既剝牀辨剝于是乎盛既剝牀至盡而不知咎剝于是乎不可察終而剝人及膚剝于是乎不可救其極于膚由于足之无衛足在下者也厚下者使下不受剝下不受剝宅即

以安此在持剝之道以義制情以義制情雖使宮人之寵貫魚日進而牀不受剝何不利之有人有寵而宮无尤是亦為下厚而宅安也碩果不食碩言乎其厚果以碩不食下以厚不剝君子得輿是衆載君子而其下厚矣不若小人剝廬薄下而宅不安也象曰剝不利有攸往苟宅之安他往何為苟宅之不安他往何利乎是故貴其厚下也下者上之對他象不稱上此獨稱上者引以正下耳上

君下民而寇賊不足稱下也上主下臣而小人不足稱下也綏民禮臣奠宅之本聖人曰其無以盜賊小人亂吾民臣而因以敗吾宅乎則不剝者乎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儀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仲尼之著此者雖以養陽晏陰順時之義為言其實以闡象也

盖周公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以去之不久而即來歸慮其復萌去志故宜遏閉静居庻乎無悔

而得吉也休復吉者詩曰役車其休休猶止也是

為閉不行之象矣頻復厲者頻復則必頻出不閉不止是故可危也中行獨復者玄曰信無不在乎中黄鍾中氣與時偕行蓋言日至也獨以其日静宴葆存其他日則不必然故曰獨復也敦復无悔者聖人以一日之凝翕厚一歲之發生静故无悔也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此言不明來復之義不知静畜而得禍者也有災眚則内寇外侮可虞闗何可

不閉行師大敗荆蓁載塗商旅何可行君凶十年下叛謀上后何可省方猶之象曰出入无疾疾猶速也方將閉關出入何宜速乎曰朋來无咎商往不可也朋來庶幾無害乎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王者之道一張一弛是為反復七日利往未及七日其姑徐徐不省方而可乎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

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儀曰茂對時育萬物者何王者敬天謹時大配副之而已故曰茂對對者以時還時春無行夏令秋不亂冬儀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初九

无妄往吉者是也葢言時无妄行也先王明時敎民稼穡當春而耕服牛㫖物不耕穫不菑畬則棄時失業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則棄資失力利有攸往言為農不利去而為商邑人之災言一農失耕百民失食以此觀之不對時烏乎可乎聖人之道發育萬物為功育者正物之德而固其命貴乎謹藏慎閉無發房宣泄月令曰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九四可貞无咎者是也葢言物

宜保固也先王仁愛惟謹民疾病節宣以時則災疢不作雖有疾患非由氣候舛沴而生故曰无妄之疾此則不藥自愈無傷于育行有眚者即繇氣不調正雖有圭砭不能為功故曰无攸利天地不正之氣被人為疾敷物曰眚疾眚之作是為亂徵以此觀之不育物烏乎可乎夫時行物生天之道也故彖歸以乾之全德曰元亨利貞匪正則不對有眚則不育故曰不利有攸往也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輹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儀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益以初之曰有厲利已者此言當初之時弱植淺渺狃于世儒所

持流俗之行以此脩德坐取凶危不如其已益曰非求之前言往行不可也二曰輿說輹者此言前往繁重輿不勝載而脫益言多識也三曰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者此言以今追古猶馬逐塗進無畏難退而審正馬以逐之輿以載之識以取之畜以聚之聞見之學歸于成德于是則可以行也四曰童牛之牿元吉五曰豶豕之牙吉者此言畜德也觸噬不可以為德角牙不可以謀

畜牿牛豶豕凶戢而慶彰是所為畜德也又以牛童則昧豕汚而饕以牿豶戒牛豕猶以前往戒夫蒙識汚行者也上曰何天之衢亨者此言畜極而通也何猶曰負蒙莊云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遏多識之胸廣達滔浩譬諸天衢恣騁而無礙也其在象曰利貞者利以前言往行正其德也不家食者博聞廣見不為拘墟上下千古以為之資糧豈不出户庭數米量腹而食者乎利涉大川者言犯難

也中無所畜涉險必濡前言往行者大川之導也

多識畜德者揭厲之謀也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

勿用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

涉大川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儀曰慎言語節飲食者何益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此以靈龜不食而亦不言者也龜之不食異物其不言同物然以其告人吉凶而固不言似乎其能言而特慎之耳聖人則之而初舍之則迷慎節之道朶頤者哆口之象也居下如此則必獲禍故凶也二曰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者顛非正辭惟頤宜之耳順頤之常言語必多飲食必縱道

以顛拂為貴教人慎節也然尚以二在下无位寡言嘗奉非其所難雖慎節之猶不言吉況乃縱逞窮上有如崇丘畀位而好高談約居而喜奢享不慎不節往何救乎三曰拂頤貞凶十年勿用者以其能拂乎頤則慎言節食可以無咎故曰貞貞正也固也正誠可尊固亦可疾三之所處秉權嚮用括囊井泥則亦已過迷邦亂倫亦猶凶德也以其見用而若不用者故曰十年勿用无攸利此明慎

節之義非為不言不食也四曰顛頤吉四為貴臣居髙履盛頤尤易恣固宜顛耳顛則不至害成敗度故吉也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者此言慎節也虎威貪物耽逐其性也然耽耽以目逐逐于心而其頤卒不動是明抑制克已為功耳五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五居君位恭默思道不貪為寶也故亦貴乎遏抑矯常守正而吉然而不可以處險故曰不利涉大川何言乎涉大川也其在上

九之時乎勢極難起急而用頤由者猶曰聽之顛之反也至此教令漸繁取予徵溢揚號烹飪疑非慎節故曰厲厲危也懼也危固難居懼亦有救以懼持之雖多言必有其誠雖多取必有其制猶之乎慎節耳故吉而利涉也由此而觀慎節之義猶曰時然後言時然後取三以不言不食而冐凶上以言食而出險頤可顛而不可由而亦有顛之而非由之而以濟者要歸于正耳觀乎頤而知言語

飲食之歸于其口者非虛尚口也言必可行食期有濟有其口之實存焉慎之節之求則得之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此之謂也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儀曰大過猶言極亂世亂則仕者見節隱者藏名獨立不懼者與其茅榮而靡不如楊枯而立與其棟懼而橈不如棟立而隆遯世无悶者與其悔枯不如𦬇滅與其生華見醜不如滅頂免咎也故曰藉者猶言藏也取藏于茅雖潔白可觀自幸无咎而不可與立也楊枯根立譬若老夫健凌少女陽不怯陰有利无懼也棟處梁上其體獨也橈則不

立心以為凶懼之甚也棟隆不橈道勝吉也雖衆木不支其他有吝而一棟亭然是明獨立也枯楊生華當否榮祿譬若老婦逐于狡童以遯為悶不可以居苟容无禍其名喪也涉至滅頂猶澤滅木遯之深也雖枯没為凶而其心无悶亦无咎也是故文王觀于大過而知大過之世棟橈之世也君子主其无懼往必有為主其无悶往必不返君子之道安往不得通者故曰利有攸往亨也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

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

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

歲不得凶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儀曰險貴其習之也習之則視險如夷故曰習坎

坎之曰險非必憂患凜危攻難皆險也故君子以之常德行習教事凡爻之為德行之言者三初曰習坎入于坎窞凶者窮突極際猶曰深造之也當始致功徒見艱阻而無有得故凶也二曰坎有險求小得者猶曰既竭吾才如有立卓爾也學力漸進時見為艱亦時有利得于心曰德詣未極則見小也三曰來之坎坎者猶曰取之左右逢其源險且枕者猶曰居之安也真積致深道自來會不見

坎險惟見枕安也入于坎窞勿用者益言初之攻苦之力可以不事也此德行之序也積其功以致成故曰常也為教事之言三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无咎者猶曰時雨化之為中人而上言之也飲食游息無多訊言微辭罕譬相說以解是也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者猶曰引而不發中道而立為中人言之也記曰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曰不陵節而施是也上曰係用徽纆寘于叢

棘三歲不得凶者猶曰以杖叩其脛為中人而下言之也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又曰不變移之郊又不變移之遂又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是也此教事之等也習其人而與之故曰習也二者皆至誠之道所以求通成已成物往必有功彖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謂此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

黄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儀曰繼明照于四方者何明照者日也禮統曰日實也人君之象繼日之照自新新民大人之學也

觀于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此日初出時也詩曰如日之升若有秉戣猶曰日秉車以駕六龍故曰

履以其昏曉初分月星相錯故曰錯然也敬之者
猶書曰寅賓出日傳云寅敬也六二黄離元吉此
日中天時也黄為中色傳曰煌煌似黄日午正離
還其本位故曰元吉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此日欲入時也日入而其光逾赫
故曰日昃之離耋明者謂憂晦者嗟謂嗟之情晦
明之象也明照出入其此三者大人繼之以為明
其明徳亦有其朝晝昏暮焉九四曰突如其來如

者此言德之始明忽然如滌亦若日初出時也曰焚如者此言德之既明熾然攸灼亦若日中天時也曰死如棄如者此言德之明極復晦瞢然若沒亦若日欲入時也曷能使不明者明明者無餘明明而復晦者晦而復明君子憂之憂之則思治之矣五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此言憂思哀懼誠求明而明出也繼日之明握明以照可以克己可以正邦上九曰王用出征欲使四方之不明者皆明

也有嘉折首者猶曰嘉與維新也折首猶言崩角亦猶言革面獲匪其醜者猶曰幹不庭方也醜猶言衆亦猶言類嘉其不梗誅其非類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天下莫不尊日而貴大人也是故彖有之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貞慮其不繼通慮其不及四方也天下皆歸文于虎豹不知歸明于牝牛虎豹猛而文牝牛順而力震用伐鬼方虎豹之威也離繼明照于四方牝牛之德也

兒易內儀以卷三